漢書門 類
四七三六 號
三六 函
一〇 架
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四七三六 號
四 冊
三六二 函
[illegible]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736
冊數	4（ 1）	
函號	362	26

詳説古文真寶大全後集目録

巻之一

離騒經　漁父辭
上秦皇逐客書　秋風辭
過秦論　弔屈原賦
聖主得賢臣頌　樂志論
出師表　後出師表
酒徳頌　蘭亭記
陳情表　歸去来辭

巻之二

五柳先生傳　北山移文
滕王閣序　春夜宴序
與韓荊州書　大寶箴
中興頌　原道
原人　重答張籍書
上張僕射書　為人求薦書
答陳商書　與孟簡書
送文暢師序
卷之三
平淮西碑　南海神廟碑
諫臣論　送窮文
進學解　鰐魚文
羅池廟碑　送孟東野序
送楊巨源序　送石洪序
送溫造序
卷之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陸歙州序　師說
雜說　獲麟解
諱辨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上宰相第三書　馬少監墓銘
毛穎傳　伯夷頌

卷之五
昌黎集序　梓人傳
與韓愈論史書　荅韋中立書
捕蛇者說　種樹傳
愚溪詩序　桐葉封弟辨
守原議　復乳穴記
送薛存義序　養竹記
阿房宮賦　弔古戰場文

卷之六
待漏院記　黃州竹樓記
嚴子陵祠堂記
岳陽樓記　擊蛇笏銘
諫院題名記　獨樂園記
讀孟嘗君傳　上范司諫書
晝錦堂記　醉翁亭記
秋聲賦　鳴蟬賦
憎蒼蠅賦

卷之七

送徐無黨序　縱囚論
朋黨論　族譜序
張益州畫像記
管仲論　木假山記
高祖論　上田樞密書
上歐陽公書　名二子說

卷之八

韓文公廟碑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六一居士集序
祭歐陽公文　三槐堂銘
表忠觀碑　凌虛臺記

卷之九

山房藏書記　喜雨亭記
四菩薩閣記　田表聖奏議序
勤上人詩集序　稼說
范增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上韓太尉書　袁州學記
藥戒

卷之十
送秦少章序　書郭崇韜傳後
答李推官書　與秦少游書
上林秀州書　王平甫集序
思亭記　少游字叙
子長游贈盖邦式
硯銘　上席侍郎書
書洛陽名園記後
愛蓮說　太極圖說
四箴　西銘
東銘　克己銘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後集目録　畢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一　後集

離騷經　屈原

離遭也擾動曰騷　後人尊名之爲經

朱文公曰原名平與楚同姓顓頊後熊繹事周成王封楚子至楚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掌王族昭屈景三姓上官大夫及靳尚妬毀之王疏原原被讒憂煩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時秦使張儀詐懷王誘與會武關原諫王勿行弗聽而往爲所

脅歸卒以客死襄王立復用讒遷原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終不見省不忍見宗國將亡遂自沉汨羅淵死（今潭州寧鄉縣）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祁）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

至圓不能過規矣（朱曰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屛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原著此詞說者多失其趣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自於後世予於是定爲集註庶幾讀者得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

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又曰原之詞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變其變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也○皮朱子集註盡原之詞意心事矣今謹從之但其辭多不能盡錄皆從而節之云

帝高陽顓頊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斗柄星貞于孟陬兮正月惟庚寅吾以降叶音紅原自言與君同祖世有令名恩深義厚正月庚寅日已始下生也皇考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賦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叶音內扈被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賦而比也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音蹇皮之木蘭兮夕攬音覽洲之宿莽音母○賦而比也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恐歲不我與而過去也故汲阰山之木蘭采洲上之宿莽所采取皆芳秀久固之物以比所行皆忠善長久之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賦而比也美人美婦託詞以寄意於君也承上言已但知朝夕修絜而不知歲

月不留至此乃恐美人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將不得及君之盛時而事之也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音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賦而比也騏驥比賢智言君何不及年德壯盛時棄惡改度乘駿以來我當爲君前導以入聖王之道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昌改反○賦而比也三王純德衆賢輔之故也彼堯舜之耿介光大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衣不帶兮夫唯捷徑比不由正道以窘步賦而比也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叶音亦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賦而比也君車宜安行大中至正之

道而當幽險之地則敗矣故我欲諫爭非難身被殃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耳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叶音努齌在詣反○比而賦也言所以奔走以趨君所鄉而前後以相導者欲其躡先王遺迹也荃與蓀同香草時人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借以寓意於君也齌炊疾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叶瑞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賦而比也靈脩明智脩飾婦悅夫之稱亦託辭以寓意於君也言己知忠言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又指天告神使平正之明非爲身謀及他人之計但以君之恩深義重故不能自已焉耳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一無此兩句或云下脫兩句曰叙其始約之言也黃昏古親迎之期

(羌楚人發語端之辭中道改路女將行而見棄君臣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初既
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
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叶花○比也言我不難與君別傷君志數變無
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音遠二畝)十兮又樹蕙之
百畮(古畝字叶蒲彼反)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
芳芷(比也種蒔衆草比脩行仁義以自絜飾也)冀枝葉之峻茂兮
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
芳之蕪穢(比也衆芳雖病而落何能傷我但傷善道不行如香草之蕪穢耳)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叶素)羌内
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賦也)忽馳騖以

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
脩名之不立(賦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
菊之落英(叶央動以香絜自潤澤)苟余情其信姱以練
要兮長顑(虎感反三)頷(戶感反西飢黃貌)亦何傷(比也)擥(音覽)
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
蘭兮索胡繩(香草)之纚纚(音徙比也)謇(難辭)吾法夫前
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叶關)雖不周(合)於今之人
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賦也彭咸殷賢臣諫不听自投水死)長太
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叶巾)余雖好脩姱
以鞿羈兮謇朝誶(音信諫也)而夕替(叶他因反○賦也)既

替余以蕙纕（音相）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叶海○比而賦也君之廢我以蕙茝爲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予玦然後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所甚幸而得之雖九死而不悔況但替廢而已乎）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音卓訴也）謂余以善淫（比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音面背也）規矩而改錯（音措）背繩墨以追（古隨字）曲兮競周容以爲（苟合求容）度（比也）忳（徒昆切憂也）鬱邑余侘傺（音又勅失志皃）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音恰奄也）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叶土時反邪淫之態）也（賦也）鷙鳥之不羣兮自

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叶煙比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音候恥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賦也言與世已不同但可屈心抑志雖見尤於人亦當隱忍而不與校雖所遭可恥亦當以理解遣若攘却而不受於懷蓋寧伏清白而死於直道尚足爲前聖所厚如比干諫死而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也自怨靈脩至此一意爲下章回車復路起）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比也○既已至此始追悔前日相路未審輕犯世患遂延竚將旋以復昔來之路反此覺悟還歸也）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叶闢○比）

也必依㨗蘭不忘芳香以自清潔所謂回車復路也製芰荷以為衣兮集古集字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比也言被服益潔脩善益明也此與下章即所謂脩吾初服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女救反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賦也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所謂達則兼善窮則獨善也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匹賓反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比也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斯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四方遠國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脩而潔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

心之可懲叶直良反○賦也自悔相道至此又承上文清白死直之意而下為女嬃詈予起也女嬃音須原姊之嬋音蟬媛音爰兮申申其詈予叶與曰鯀婞胡泠反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叶上與反○賦也言堯使鯀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以屈原剛直太過恐亦將如鯀之遇禍也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叶即薋自資反菉力玉反葹商支反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叶蒲北反○賦而比也女嬃言衆人皆佩惡草汝何獨判然離別不與衆同也衆不可戶說輸芮反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賦也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故言衆人不可戶戶而說必不能察

已之情況世人並爲朋黨何能哀我煢獨而見听乎寫下章就舜陳辭起依前聖
以節中兮喟憑蒲也盛貌恚心而歷茲濟沅湘以
南征兮就重華而敶古陳字詞賦而比也舜葬九疑山在沅湘
南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
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與巷同叶乎貢反○此以下皆
比而賦也啓禹子也九辨九歌禹樂也啓子太康盤遊無度田于洛南十旬不反后羿距
于河太康昆弟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言國破而家亡也羿淫遊以佚畋
兮又好射夫封大也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食角
反又貪夫厥家叶古胡反○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畋
獵信任寒浞爲國相羿畋將歸浞使家臣逢蒙射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已妻羿以亂得政

身即滅亡故日亂流鮮終澆五弔反身被服強圉多力也兮縱
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澆浞子也言澆既滅夏后相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夏桀之
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
用之不長違言背道也后辛即紂也紂殺比干醢梅伯武王誅之殺宗遂絕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
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普禾反○言湯禹文王皆畏天敬賢講論
道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才遵法度而無偏頗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皇天
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七故反置也輔夫維聖哲
之茂行兮苟誠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

相息亮反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叶蒲北反○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爲窮極而知唯義爲可用唯善爲可行也阽余廉反臨危也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音漕而正枘而銳反兮固前脩以菹醢鑿穿孔也枘刻木端入鑿者也言惟善爲可行而前脩乃有以此至於菹醢者然亦不敢以爲悔也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柔耎也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流皃○言心悲泣下而猶取香草自以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叶征駟玉虬以乘鷖烏鷄反兮溘埃風余上征言跪布裳衽陳

如上之詞於舜而昳然自覺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至余遂乘龍跨鳳以上行也然自此以下多假託之辭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拔節徐步兮望崦嵫音淹茲日入山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冀及未暮而遇賢君飲余馬於咸池日浴處兮總余轡乎扶桑日出其下折若木在西極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月御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叶馳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回風

屯聚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迎也紛總總其
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叶戶吾令帝天閽開關
兮倚閶闔而望予叶與○將入見帝更徼已志閽不開門倚望拒我求
大君不遇之比也時曖曖音愛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
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叶覿○既不得
入天門見帝於是嘆世之溷濁嫉妬意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此於是去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出崐崘兮登閬風山上而緤馬
叶母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神女神女比賢
君於此又無遇故下章欲游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
游此春宮青帝舍兮折瓊枝以繼佩叶備及榮華

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叶異吾令豐隆雷師乘
雲兮求虙妃伏羲女溺洛水死之所在叶才里反解佩纕
音相佩帶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人名媒以為理通詞理
紛總總其離合妃聽讒而一合一離兮忽緯繣音揮畫乖戾也
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叶駢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
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
流乎天余乃下叶戶望瑤臺之偃蹇高皃兮見有
娀音嵩之佚女有娀國女帝嚳妃契母簡狄也女美為高臺處之吾令
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

猶惡其佻(音眺)巧(叶考)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叶去聲○再言世溷濁蓋以爲四方之遠其風俗之不美無異齊州也)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叶故○閨中深遠言虙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言帝不察司閽壅蔽也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使我懷忠不用安能久與此闇亂嫉妒之俗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

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叶鐸)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世幽昧下原自念之詞言雖往亦將無所合也)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叶備)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音呈)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音暉)兮謂申椒其不芳(自念詞止此)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音所)而要之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叶御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叶同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叶眉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巫咸言止此勉原使及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鵜鴂先鳴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爲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叶制之此下至終篇又原自序之詞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叶矛○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椒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不變者楚唯屈子一人而已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皆變而從俗則是所以致此者反不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原之意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徒外好委厥美以從俗

兮苟得列乎衆芳即蘭變不芳之意椒專佞以慢慆
謠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
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
化叶虛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椒蘭
既如此二物從可知矣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
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叶眉○言瓊佩
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揜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減損
昏昧此原之自況也然上文譏蘭亦有委厥美者彼眞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
之利以徇道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一時之利而芬芳久
存有志者正當明辨而勇決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

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叶户○意
猶求君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
行叶杭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音張為
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
兮吾將遠逝以自踈邅池戰反吾道夫崑崙兮
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
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
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
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
使涉予叶與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叶徒奇反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軑音大轄也轂內之金也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言遭遇幽阨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陟陞皇天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原託為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之至而義之盡也亂曰亂樂節之名凡篇章成撮大要以為亂辭已矣哉國無人莫知我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漁父辭

此篇乃屈原所作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〇迂云一漁父蓋古巢山之流荷蕢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與史作歟至於斯作而至此舉世一作世人皆史作混我上一有而字下句同放下一有尒字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胡沒反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

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餔食也歠飲也糟釃皆酒滓也以水釃糟曰釃薄酒也歠昌日反釃力支反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察潔白色汶汶玷辱也振音正汶音問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湘史作常音長葬上史有而字於史作乎一無之字中下史有耳字皓皓一作皎皎一無而字塵埃史作溫蠖若從諸本則埃叶衣字作於支反若從史則白叶蒲各反蠖於郭反而二字自相叶反○溫蠖猶惛憒也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莞胡板反枻一作曳一無乃字吾一作我下句同濁叶竹六反○莞微笑皃鼓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也皃爲頁纓冠索也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迂齋云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秦始皇十年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宜一切逐之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此書乃召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此篇反覆言客之有功於秦援秦旣往之明効以爲事實而樂輕明重即珍寶服玩聲色之事以證之文亦奇矣斯謂客何負於秦然秦卒循斯斯乃附趙高殺扶蘇立胡亥卒使秦喪天下是秦無負於客而客眞有負

於秦大矣且韓非亦客于秦乎秦王悅之未用斯乃譖之以爲非終於爲韓計不爲秦也已以客逐則以書爭之非以客求則以讒殺之斯眞傾險不忠之人哉或曰今選古文即以此篇次於楚辭其文雖美如其人何曰不可以其人廢其文也且以離騷壓卷以忠臣爲萬世勸也以此書次之以姦臣爲萬世戒也勸戒昭然讀古文而首明此豈無小補云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不引前代他國事只說秦事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結得斬截正說已盡又反說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

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舉輕則重與五子者不產於秦同一句法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上面節只是順說又倒說有無限精神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將上面反說一兩項又倒一個不覺重疊愈覺精采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象武者異國之樂也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人才蒲前適用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說始皇之辭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秦若不用必歸他國）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音茲）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末無

求之之語唯以危語恐之此乃戰國遊說家數）

秋風辭　　武帝

（休齋云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潔焉者漢武帝因祠后土於汾陰作秋風辭一章凡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佳人謂羣臣也○此三韻一叶）泛樓船兮濟汾河（應劭漢書

注作大船上施樓號曰樓船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發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哀生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六韻一叶錯雜成章楚詞之體也

過秦論　賈誼

全篇皆陳靜觀批○此篇論秦能取天下在據關中失天下在恃關中此是一篇大意文如百萬之軍鼓譟赴敵而行陣部曲整然前日據關中便有取天下之勢後來恃關中乃不思守天下之道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古人文字第一句便道主意人看不覺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要看拱手兩取西舉東割北收字見其攻取順易甚緣據關中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蒙字因字當看見得攻取之易亦甚是承襲關中險要無他技巧後始皇奮餘烈意一同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應連衡字相與爲一當此之時此段與後陳涉處相照應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

原（趙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公子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應前從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此抵看）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應前約從字）爭

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此句便是蒙故業之意但奮字較精神）振長策而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鞭怨從第一句寫到此祇是一意一氣說來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丁兮反鋒也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此數句絕好天下未定可用關中以攻天下已定豈可恃關中以守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應威震四海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此段下語與廢先王

之道以下相應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與愚黔首句應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與收兵聚咸陽應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與銷鋒鍉句應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與守要害陳利兵句應山東豪傑與殺豪俊句應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冊就關中拈出天下非小弱一句最精神謂前日秪有一介關中無不可攻今以天下之全關中又依舊在我却不可守此是如何以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

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有他三疊起難意來文如層巒疊翠飛濤沃雪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看今作文字說到何也此是難了秪是面應將去無緣又再拈起反覆難一難又再喚醒前意說一番最是精神中之精神處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音翹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得之之難如此一夫作難而七廟隳失之之易如此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迂齋曰自首至尾結在此一句最文字之妙

弔屈原賦

迂齋云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諭然譏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矣○誼弔屈原而惜其不早去善矣然已之傳長沙傅梁可以遠讒毀而安之以俟矣未幾自傷以死曷不以其所以惜屈原者自廣哉然誼之文當爲西漢第一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音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

鵜鶘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息廉反)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音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音碎)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以自珎偭(音面)蟂(音梟)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叶去)所貴聖之神德兮(自此以下惜原不早去而罹讒毀也)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音班)紛紛其離此郵(音尤)兮亦夫子之故(叶姑)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音蟻)螘(叶魚)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此篇起句有兼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為漢宣帝徵召記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己正統

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
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
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
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不取彭祖
喬松之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荷負也旃氊也
被服也純緜繒帛也言夷狄服旃服毛毳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羹藜含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
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言貴今臣僻
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茨所以
覆屋者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
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

愚心而抒情素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記曰
爲此頌之記也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
統而已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
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先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
理天下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
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此二句是比上二句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
日砣砣五骨反及至巧治鑄干將之樸清水淬
其鋒越砥斂其鍔干將劍名樸鋼未理也淬燒刃令熱漬於水中鋒刃
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鍔刃也良治鑄劍人也鍔音萼水斷蛟龍陸

剸犀革忽若彗氾塗氾猶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彗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明目人公輸削墨公輸古之巧匠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之理且使上之所述則更使明日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不進行胷喘而膚汗人亦極困馬亦病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國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齧膝乘旦良馬名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縱騁馳騖

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景之疾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電風皆日疾急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期遠哉此人馬得之勢也使聖王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已上論賢者國家之器用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爲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嘔喻喜悅貌受謂川賢臣也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
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周公吐握
以禮賢士故能太平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
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夙興設庭燎之火以由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
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
主得賢臣之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
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
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
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
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遇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爲

晉虜而賣之秦以五羖皮贖之甯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
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關猶用也去
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言賢
人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以卑辱幽牙之事以升用於朝離去蔬食釋去蹻屐
而食滋味衣朝服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
資說士以上論人臣之遭遇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
之所以感召其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喻賢人待明君
而後仕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音蹄）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喩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之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喩君臣之意也遞鍾琴名烏號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於彭祖八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之盛皃多士衆賢也有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以上論臣主之相得如此引援毛詩證結尤有斷案）蓋信乎以寧也

樂志論　　仲長統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倜儻敢言不矜小節毎州郡命召輙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同以自娛其志故爲之著論云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珎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娯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堂髙之上雩祭旱之名爲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性也莊子曰噓噏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音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淩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出師表

諸葛孔明

陳靜觀云前段迎處便提先帝中道崩殂後面又繼以深追先帝遺詔後段提起先帝臨崩寄臣以大事後面又繼以不效告先帝之靈此最是感激痛苦懇切處蓋緣先帝臨崩祇分付後主孔明兩人今日如何忘得○大槩後七此時自有危急存亡之懼付天下於無復可爲者矣故孔明此篇專謂事勢固是如此然坐待其弊如先帝付託何故前一段專是提撕後主精神使盡興隆漢室之道後一段事是感激自任以興復漢室之功大槩終篇之意歸垂後主身上意重若後主裏面不自賑刷孔明獨力在外亦理會不得此意良可哀也○段段提先帝兩字蓋謂臣惟念及先帝所以不敢辭與復之責後主儻念及先帝亦如何不自念興隆之道前輩謂讀此表不隕淚者是眞無人心子細看來孔明之志眞可隕英雄之淚於千載之下者蓋此時事勢以孔明之志豈不知其不可爲獨以草廬驅馳之許難食言亡臨崩大事之偏尚在耳也務北伐以報先帝孔明推盡吾心而已雖然孔明之師出矣亦必後主能追先帝遺詔事事振刷否乎若孔明既行之後宮府之事不能必後主施行之審臣下賢否不能必後上用舍之精則孔明外焉興復之志雖勤後主內焉興隆之志全廢天下事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故臨行一疏述吾今日所以不敢不北伐之由勉後主今日所以不可自菲薄之意務使後主事以興隆漢室爲心孔明事以興復漢室爲責相與以濟危急存亡之會而實有所不能必者故終之曰願陛下託臣以討賊之效而又繼之曰不效告先帝之靈又曰

陛下亦宜自謀繼之日追先帝之遺詔孔明此謀亦是須先帝之遺詔其責皆有所不可逃者幾行斷簡萬古妄家此寺所以有感於不隕淚無人心之說也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此時別人猶不懈猶忘身以追先帝殊遇後主却如何妄自菲薄不思先帝遺德）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攸之禕侍中允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音卑）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此三

節並是提撕後主闇允不振之精神故曰開張聖聽曰光遺德曰恢弘曰不宜妄自菲薄曰昭平明之治曰必能使和睦得所皆是勉以有爲親賢臣遠小人此
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
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
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意謂能親信君子便會興隆何危急存亡之有一篇有兩大段此段事勉後主以興隆漢室之事後段事自任以興復漢室之責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
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来二十有一
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
之明故五月渡瀘音盧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
攘除姦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眞西山曰當時有此數人故孔

明得以專討賊之任所謂張仲孝友也○靜觀日既自任了依舊倚重在此此是孔明深識治體此事正與興復相關所以不効治臣所當及攸之禕允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孔明此時之意只謂今日事勢雖是如此皆受先帝之托後主先帝之子孔明受先帝之托攸之禕允亦先帝之簡拔只得大家協力以求無負先帝付託之意蓋孔明所任亦只可任討賊興復事裏面須是後主自謀姑得全靠孔明不可

右蜀漢丞相諸葛武侯亮孔明臨出師伐魏時所上後主之表也孔明初隱南陽無意斯世昭烈以帝室之冑三顧之有成湯待伊尹意度孔明感激起而輔之不幸昭烈崩殂託孔明以輔後上興漢室而後主之才庸弱殊甚孔明不敢負昭烈之託盡忠竭力慷慨出師以興復之責自任而以興復之本責之後主故臨行拜表忠愛激切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盡者陳靜觀之批盡之矣而猶有當提授者宮府一體是也宮謂天子宮中府謂丞相府周公作周禮以家宰統宮寺宮府一體也前漢此意猶有存者鄧通文帝弄臣丞相申屠嘉得召而欲斬之宣帝以後體統寖壞近習之權重於宰相後漢卒以宦寺亡宮府不一體故也孔明深識治體故慮及此其後孔明既沒所薦忠賢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秉政皆能確守此意後主猶賴以存諸賢皆沒陳祗進而嬖倖黃皓用事後主遂亡惟不能遵宮府

（一體之戒以至於此哀哉蘇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朱文公曰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每歌孔明出師表前輩於此篇尊尙如此豈苟然哉）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昭烈賊謂曹操）王業不偏安（天下一統則四方無虞三分割據則戰守多難今漢都于蜀則僻守一隅豈能安乎）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音狄）彊（強同）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魏賊是被而難據中原地大兵強必有并蜀之勢故云）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北討曹操）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去聲）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音皮）於西（疲困也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音瘡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張子房名封留侯）平（姓陳佐高帝定天下後相文帝）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音駭去聲諭也）一也劉繇（音由）王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霸後盡爲孫策所據故亮以譏當時坐談之士）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歳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兄）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去聲）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吴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爲流矢所中宛即南陽縣名）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万餘在故市烏巢時曹公粮少議欲還許避之）危於祁（音其）連（西域國名）偪（音壁）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用兵吴蜀譚兵逼迫其後）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殆死潼（音同）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偽定一時爾（時暫平定）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未詳所出）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爲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生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音奴）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章武五年北駐漢中]中閒朞年耳然喪[去聲]趙雲陽羣馬玉閻[音炎]芝丁立白壽劉郃[音閤]鄧銅等[喪謂死亡也自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上聲]屯將[去聲]七十餘人突將[去聲]無前賨[徂宗切]叟青羌散[上聲]騎[去聲]武騎[去聲]一千餘人[夷稅曰賨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賨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音久]合四方之精銳[音睿]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去聲]之二也當何以圖敵[音的]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音皮]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雖三國並立籍民爲兵悉師攻守住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戰伐之苦而粮食財用皆不可闕若不伐賊必須嚴守是住與行勞費同也]而不及蚤[同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音扶]難平[或作難乎者非]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琮降先主乃將其衆過襄陽荊州人多歸之比到襄陽衆十餘萬曹公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追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去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濟沔遁去]當此時曹操拊[音府]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遣亮結好孫權權據江東國號吳其地亦屬越所]西取巴蜀[十九年先主進圍成都劉璋降遂領益州牧]舉兵北征[北征曹魏]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

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先主二十四年權襲殺羽取荊州秭蔣洗反歸蹉跌上挫下迭〇秭與姊同袁山松曰屈原既被流放忽然蹔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爲秭歸能屬南郡古夔今歸州蹉跌言失措也〇同上權既取荊州從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也曹丕稱帝丕曹操子名是爲魏文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大意皆在結末數語

酒德頌　劉伯倫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爲狹性好酒常攜酒自隨使人荷鍤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有大人先生假託此辭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爲一日萬歲之期爲少時言志廣大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挈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介大也搢紳服飾處士有德之稱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劒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飮酒自若也醪濁酒奮髯踑踞枕麴藉糟奮動髯鬚

（也踑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箕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尒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諸公子處士也蜾蠃螟蛉彼小虫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虫言見之微小也）

蘭亭記　越州　王逸少

永和九年（晉穆帝時）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韻語陽秋云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也自魏以後但用初三不用初巳）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韻語陽秋云羲之與謝安以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各一首王豐之等十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等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聲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惠或作蕙非也選謝叔原詩云惠風蕩繁圃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

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閒以爲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莊子齊物篇云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當時蘭亭之集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齊彭殤逸少此語蓋反謝安一時之所言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王羲之字逸少東晉人才之傑出者也一時宗尚老莊清談無實右軍獨論建識時務且嘗沮桓溫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誕妄蓋闢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且其字畫之妙流聲萬世與文章相爲不朽焉蘭亭眞帖初入唐太宗陵至唐末盜發諸陵始復行世世所摹刻多非眞本余嘗得二本一本差古徤亦未知出於眞本

（丕耳〇晉束晳傳武帝問曲水之義晳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詩曰羽觴隨波）

陳情表　李令伯

（蜀志李密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旣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朞功謂大功小功親）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亡歸晉）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後刺史顏榮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密就舉則祖母無人王供養之事）辭不赴（辭不赴召）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晉武帝朝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冑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乎予每讀至此爲之不滿惜哉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鑑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死日九泉下死而有知猶當報國○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妾病謂顆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言而嫁之又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尓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臣不勝怖懼之情謹

拜表以聞

歸去來辭 陶淵明（一字元亮）

（朱文公曰歸去來辭者晉處士陶潛淵明之所作也潛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嘗為彭澤令督郵行縣且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觧印綬去作此詞以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謚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淵明元序曰余家貧幼穉盈室缾無儲粟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之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淵明時年四十一歲）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淵明自彭澤歸柴桑可以行舟曰輕颺無所有也與世之去官重載者相萬矣）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淵明之歸在十一月猶有菊也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借雲鳥以自喩言前之出本無心而今之還以倦飛也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音杳窕迢上以尋壑杭入

亦崎音欺嶇音區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音云耔音茲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乗化以歸盡樂音洛夫音扶天命復奚疑

按淵明以不欲束帶見督郵而去官而其序其辭畧不及之無慾天尤人之心惟見其有安土樂天之趣可謂賢矣自以晉室宰輔陶侃之曾孫恥復屈身後代宋業漸隆不肯復仕歿於宋元嘉四年而朱文公綱目特筆

（書之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又賢矣且節義之耿介者多過於矯激襟懷之和適者易流於頽靡淵明以和適之襟懷而全耿介之節義不偏不倚蓋兩得之此篇兩提起歸去來兮而始之曰胡不歸終之曰乘化歸盡胡不歸之歸歟之歸也歸盡之歸子全而歸之之歸也惟其有前之歸養高全節故能生順死安歸盡無歉使杜已違性徇祿忘歸則易姓之際不能全節其歸盡也抱恨包羞澌盡泯滅草木俱腐而已安能雖死猶生千古流芳如此哉始末兩歸字爲一篇之眼目讀者其毋忽畧於此云）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一　後集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二　後集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陶淵明門栽五柳因自著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飮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與吝同）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

賛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海鹽縣令欲却適北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用至故云北山移文迂云建康蔣山是也）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二神○假山靈而言）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史記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擧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尒雅莽草也）聞鳳吹於洛浦（文選注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値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薪人曰云云遂爲歌二章而去）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

絲也翟墨翟朱楊朱也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
其可以黃可以黑作迴迹以心染暗說周顒或先貞而後
黷應在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子平仲氏
既往仲長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顒
雋俗之士先獎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却抑學
遁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日此顏
闔之家歟闔對日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日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亦不可得也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
其偶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言顒盜名草堂濫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
等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

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應上
先貞二字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
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
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耳長七
寸好琴服蒲韮根湯伐桀因光而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河水而自溺涓
子不能儔涓子者齊人餌朮隱於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
鶴書赴隴鶴頭書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
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
而走俗狀應上後黷二字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
下愴下字工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綰黑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跨
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
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遷久埋敲扑諠囂犯
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
圖漢張敞稍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爲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架卓
魯於前籙後漢卓茂遷密令吏人親愛而不忍欺魯恭拜中牟令螟不入境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
更名左馮翊十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注九州之
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

雲誰侶看他造語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
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
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
見解蘭縛塵纓投簪跡隱也東海人故曰海岸摯虞徵士胡昭贊投簪卷
帶韜聲匿迹蘭蘭佩也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
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
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愧乃周子之愧秋
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
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
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

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言山之草木且羞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而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下字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剪截結綴○俗士逋客蓋謂周顒也

滕王閣序 并詩

王勃

唐高祖子元嬰爲洪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王故曰滕王閣咸亨二年閻伯與爲洪州牧大宴于此宿命其婿爲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勃在席最少受之不辭都督怒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而罷勃字子安少有逸才高宗召爲博士因作闘雞檄文高宗怒謂有交構之漸乃黜後到父任所省侍道過鍾離九月九日會此而作此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在隆興府星分翼軫以星之分野觀之南方楚荊州之域翼軫之宿直焉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者荊江在荊州松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五湖者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陽湖在潤州洞庭湖在鄂州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豐成有劍日干將日莫耶其龍文光彩直射於斗牛二星之間雷煥得之張華分其一焉人傑地靈徐孺下

陳蕃之榻(徐穉字孺子洪州人陳番爲豫章太守特設榻以待之)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閻伯嶼爲洪州刺史)棨戟遥臨宇文新州之懿範(宇文鈞深除澧州牧道經于此)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孟浩然也)紫電清霜王将軍之武庫(晉王濬金吾將軍)家君作宰(勃父福畤爲交趾令)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元嬰唐祖之子也)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黄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作此兩句閻公撫掌嘆曰奇哉)魚舟唱晩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遥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緑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

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并
賢主嘉賓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
迥覺宇宙之無窮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興盡悲來
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
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
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
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漢賈誼少有才文帝
謫爲長沙太傅後召見宣室前席賈生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
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
聖主賈誼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毀之遂疏以爲長沙太傅竄梁

鴻於海曲梁鴻善八分書魏武帝重之其後爲佞臣所毀逐於北海豈乏
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
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
泉而覺爽呉隱之酌貪泉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
不易心處涸轍以猶懽莊子轍中有鮒魚激西江之水不足以活之北
海雖賒扶搖可接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鵬摶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漢馮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
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晉阮籍時率易獨駕入山徑路車跡所窮輙痛
哭而返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

軍之弱冠（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謝玄爲叔父安所器重玄曰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於庭階耳）接孟氏之芳鄰（孟毋三徙爲子擇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事見論語）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楊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勃不逢楊得意之薦但誦相如凌雲之賦而自惜其不遇耳）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勃謂苟遇知音奏流水以何愧）鳴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逸少宴集之地）梓澤丘墟（梓澤即金谷園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如客舍）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日月流行如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

人秉燭夜遊（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莊大塊假我以形大塊即天地也）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謝靈運之弟曰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靈運襲封康樂侯）幽賞未已高談轉淸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與韓荊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爲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後李膺傳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

君皆二十人偕令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人皆以爲上客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
劒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
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
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
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
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
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
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
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須德自薦之辭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
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
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
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
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
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
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
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

入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君賜觀芻蕘請給紙筆無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緑長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緑劍名）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大寶箴　張蘊古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是鑑戒）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為君實難（語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出警而入蹕（孫伏伽傳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

度而聲爲之律（史記夏紀禹聲爲律身爲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灾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晉陶淵明歸去來辭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離騷經曰堅瑤臺之偃蹇通鑑外紀紂作鹿臺爲瓊室玉門）羅八珎於前所食不過適口（禮天官膳夫凢王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注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呉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醉以水洒羣臣面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止張昭怒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愚權默然）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老子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注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勿聽亡國音（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上也）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滛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淮南子氾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人家十萬户實河南毗曰云云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久乃出）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前高祖紀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文王篇維此文王

詩之（小心翼翼）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胷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悦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鑑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音問）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選東方朔答客難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塞聰黈他口反纊音曠）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

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史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面乃去其三面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一日二日（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念茲在茲（書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惟人所召（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結）

（安禄山反明皇幸蜀肅宗時爲太子自即位於靈武命郭子儀李光弼復兩京迎明皇還京師唐業中興元結遂於湖南永州祁陽縣南之浯溪石崖上刻此頌顔魯公眞卿書之後人因名磨崖碑詩人文士論此事者多矣黃山谷之題磨崖碑一揚誠齋之浯溪賦皆是也而范石湖一詩尤明言之焉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後之詞人又從而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其詩曰三誦遺音和者希半容寧有剌譏辭可憐元子春秋筆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但諧琴搏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讀者所當知也故併録焉）

天寶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元宗入蜀駕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上許之七月甲子太子即位改元至德天子自幸蜀太子自即位其詞凛然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臣結春秋二三策者謂此處也）明年（至德二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音旋）京師（曰皇帝曰上皇雖則紀實而過自見矣）於（音烏）戲（音呼）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音現）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上言盛德大業此獨言大業豈非謂其盛德有不足耶意顯然矣）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自負不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謂李林甫楊國忠為昏為妖三句一換韻別一體邊將騁兵祿山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陳希烈輩天將昌唐繄烏奚反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廣平王俶爲元帥即代宗蕩攘羣凶復扶又反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灾瑞慶大来凶徒逆儔涵音咸濡天休死生堪著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功勞謂郭子儀等忠烈謂顏杲卿等盛德之興此却單言盛德蓋以回護前序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平聲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子泉反刋此頌焉何千萬年

原人　韓退之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而同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鼎足立談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辨析三說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

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極好

原道

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晩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為學之序雖若有矣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襲前人語又非鑿空率然而言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所謂以是傳之者果何事耶朱子曰諸賢之論唯此二條能極其深處然臨川王氏安石之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言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不知其體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不知其本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

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
必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之淺
深之殊而終未能兼其緩急重輕之
序以決取舍雖汲汲以行道濟時抑
邪與正爲事而未免雜乎貪位慕祿
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
氏所識者但王氏雖能爲此言而其
所謂道眞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
公所深誚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
也以是而論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
者庶幾其有分乎又曰達磨未入中
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
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愚按老子
與孔子同時佛則後漢明帝時始入
中國然後之譎誕者往往攘老子莊
列之說以佐佛學其本雖異而末流
一也故韓公此篇爲闢老佛而作如
單舉老氏中搭上佛氏闢老即闢佛
也竟不復分別云○陳靜觀曰此篇
雖有未醇然此之揚雄所謂老氏言
道德吾有取焉耳搥提仁義絕滅禮
樂吾無取焉耳豈不高他既無禮樂
仁義成甚道德本意是吾儒合仁義
言道德老佛去仁義言道德所以吾
儒之說可爲天下國家老佛之說皆
外了天下國家可以爲天下國家便
是天下之公言外了天下國家所以
爲一人之私言吾儒之言平常老佛
之言怪異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先儒譏此語謂愛自是情仁自是性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行而宜之始爲義亦有告子義外之失愚按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必如朱子此言始無遺憾然周子亦曰愛曰仁宜曰義韓公且就仁義之用處言之亦可勿苛責也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是字指仁義由仁義而行之爲道行仁義

之道而得之心爲德山是二字是合仁義言道德之過血脉處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
有凶有吉樓云見得是虛位陳云緣有吾儒所謂道德有老所謂道德所以援
此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
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小作罪非彼以煦
煦小惠貌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
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
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既小了仁義所以道非吾道德非吾德蓋
去仁義言道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
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

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
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
之閒至此始說佛他把佛老一衮說了其言道德仁義者不
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
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前言道德仁義此言仁義道德先後不同尋常讀過不覺誰復
致思陳靜觀批道德仁義與仁義道德之說不同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此老之
說謂之道德仁義慱愛謂仁行宜謂義之焉謂道足己謂德此韓之說謂之仁義道德看
得仔細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尒（常本作師之云爾）不惟擧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如曾子問中論禮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是也佛後孔子數百年始入中國佛者之說無稽太甚爲孔子者雷同如此是擧世孰視其無狀且將歸向之矣韓公不與之辨得乎）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人趣異端病源只在好怪）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音信）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陳云此是用古今對說六段前後兩段只是說平地添一介佛老不是中四段是就佛老所說上闢之）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古四民士農工賈今添老佛故六古一儒教今添老佛故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吾儒底只是相生養之道這便是博愛便是行而宜之）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此即是仁）

義）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一作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勧（音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換文好）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有他連用十七介爲之字而五番換文）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語見莊子六段都是怪事）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介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

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健而有力）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意外意）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後一轉尤妙惻然憐之忠厚之至）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

聖一也（陳曰此下兩段只是足前兩段之意蓋前說古之聖人如此它却說太古聖人不曾如此前說淸淨寂滅不當如此它又說我自要治心如此所以再就其說折之）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即平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大學八條自格物致知始韓公詳引之止於正心誠意而不及格物致知朱子嘗譏之見大學或問中謂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矣胡乃以是議荀揚哉）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此段結與第一段起意相似皆是一統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應在後）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與前

面許多說話切應此作文之法陳止齊唐制度紀綱論講後云然則爲唐之制度紀綱宜
何加焉下乖引原題十數句正是法韓公此一轉文法也行而宜之之謂
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只以仁義爲道德其文詩書易春秋無老經佛書其
法禮樂刑政無道法佛法其民士農工賈只是平常不怪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無釋老家所謂
位其服麻絲無緇黃其居宮室無寺觀其食粟米
蔬果魚肉無齋齋供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
也易明易行非有許多怪事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從以
之為人則愛而公可以爲己則可以爲人以之為心則

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可以
爲心即可以爲天下國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
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樓迂齋云此篇詞嚴義正
有開闔文字如引繩貫珠愚謂一篇辭語雖多然自首至尾井井有條首立議論起漸漸
攻闢中開六段以古今對論闢倒佛老却喚喚轉說吾道之功用此下又喚起述吾道一
之淵源却又喚起一說所以去佛老處佛老之方作一結尾妙哉曰斯道也何
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堯以是傳之舜是指吾所謂道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道統至孟子而絕續千載之絕者直至宋之周子程子朱子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又以七聖一賢分窮達說妙甚上而為君故其事行堯舜禹湯文武由周公而下皆為君故其道見於行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孔孟窮而為臣故其道僅見於空言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塞止老佛之道則吾道不流不行此是說去佛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義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仁依舊以吾道之仁義待之此是說處佛老其亦庶乎其可也

重答張籍書

張司業籍韓公門人也時初與公遊貽公書言排釋老事公前一書答之云吾子所論排釋老不如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為訾若僕所見則異乎此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又云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當更思而悔之此書再答之不過中前書之意而加慷慨耳按公是時年未四十蓋未著原道以前文字也衛道之勇也若是至著原道時所見又進一格矣只觀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一句便可見此以揚雄與軻並稱彼謂軻死無傳荀揚擇不精語不詳其得失之判何如耶以其與原道相關故選以次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之聖賢之域

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矣今夫二氏佛老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涵了上自天子一句當時上自天子下及公卿皆好佛老蓋微辭以見也）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開平）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之行乎中土也蓋六百餘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

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
乎揚雄亦未久也此等處以揚雄繼孟子論不分優劣未當然猶
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
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
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
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
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
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
哉倣孟子天欲平治捨我其誰之意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

其傳後行道以化今為書以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
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
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
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
是名哉此句見韓公少年豪氣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
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
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
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
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

之思乎孟君将有所適（孟郊東野）思與吾子別庶幾一来愈再拜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来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輙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将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将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

已而行道者開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斡轉得䟽曲可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大直而句段得好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介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几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二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介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

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爲知已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四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再拜

爲人求薦書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聲價此喻人才遇知已者之賞識便至大用）

（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〇伯樂事見下卷）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

歲詣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
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
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
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
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
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十
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
之耳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
王之好竽然君子之所守不隨時而爲之迁就）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
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飲食祿）有求仕於齊者
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前律歷志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疊山譬喻學孟子）客罵之
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謝云文婉曲有味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
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
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
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
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
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孟簡尚書書

唐憲宗自鳳翔迎佛骨入宮韓公上表乞以此骨投之水火因此得罪貶守潮州州有僧號太顛公召與之游及自潮移袁州又留衣贈別故人傳公因攻佛遭貶信奉釋氏孟簡者孟郊之從叔也以書問此事故公答書力辯之○朱文公考異中有一段議論甚妙今載于後○樓迂齋曰此篇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此篇須看大開闔○愚謂攘斥佛老乃公平生大節公文字及此者答張籍書最先原道次之佛骨表又次之此書最後作者也

蒙惠書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妄也潮
州時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
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
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
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方氏

刪留中無滯礙五字朱子曰今按此書刪許太頻之語多爲後人妄意刪節失其正意君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爲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又未能自拔於流俗所與游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酒博奕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害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滌蕩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自不相妨也使公於此慨然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彼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守潮至海上祭海神太顛廬在焉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詞意洒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再喚起）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語壯）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關鎖上意）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又喚起引孟子闢楊墨來比並說一）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

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九法九疇也）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反難孟子）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

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公不合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此難孟子乃意與辭不與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自夫楊墨行至此四十餘句皆是因子雲之說抑而難之下文只以兩句斡轉揚而許之可謂有千鈞筆力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侏離矣後漢書語言侏離註蠻夷語聲也故愈常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禹有治水之功孟有闢楊墨之功洪水之害溺人之身楊墨之害溺人之心故曰孟氏功不在禹下朱子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之災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此數句以前後輕重難易錯綜議論妙程子曰佛氏之害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樓迂齋曰上說不

又孟子此句微見實過之之意非道德過之用力過之也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此一轉尤妙可見衛道之勇但惜乎公之所以反諸身者不能如朱子之說是以雖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雖然能言闢佛老者聖賢之徒也而况於公世之以儒名而溺於異教者豈非孔子孟韓之叛卒也哉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而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唯增慚懼死罪死罪

送浮屠文暢師序

洪容齋曰韓公送文暢云文暢浮屠也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與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可謂達當○予此篇告以吾聖人之道而欲按之浮屠之中啓與原道之說相表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暗指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文暢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應墨名儒行吾取以為法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

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作詩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許多所以字乃其理之所以然也無所以字則形迹之粗而已）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

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浮屠氏之書雖有爲之傳之者多是後人假託眞稱却不如吾道淵源的實鑿鑿可考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浮屠之流所以得生全於天地間皆陰受吾道之賜而不自知耳使無吾道之功用以綱紀之而舉世盡用其絕滅人倫之教則無父子而其類絕無君臣而其徒亂久矣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韓公告之以此可謂告以實也文暢背也不知猶可怨也今公既告之則是知之矣知之而猶安其故是不勇也公蓋有人其人而收斂加冠巾之意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卷之二 後集

千[illegibl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